



萧军全集

1

华夏出版社



1

蕭軍全集

八月的乡村
羊
桃色的线
江上

遼寧大學圖書館存

華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萧军全集. 1, 小说 / 萧军著.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8. 6

ISBN 978 - 7 - 5080 - 4664 - 8

I. 萧… II. 萧… III. ①萧军 (1907 ~ 1988) —全集
②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1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75154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880 × 1230 1/32 开本 203 印张 8000 千字 42 插页

2008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880.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纪念作家萧军百年诞辰



步入左翼文坛的青年作家——萧军

1936年·上海



《萧军全集》卷首·编辑者弁言

这一套《萧军全集》的编辑出版历时十九年,将这些倾注了毕生心血的精神财富奉献给读者,是作者的意愿,更是我们的责任。

全集涵小说(6卷)、戏剧(2卷)、散文(4卷)、诗歌(2卷)、书信(3卷)、日记(3卷)数百余万字,体现出作者呕心沥血付诸的劳动与坚忍不拔的理想追求;表述了一位“有民族气节的革命作家”以天下为己任所承担的道义和钢铁般的决心。

二十世纪的中国,实在是经历了太多太多的苦难,而作者本人又常常身处苦难的漩涡之中……但是为了祖国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人民的翻身和一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的实现,去努力,去奋斗,去实践——英勇无畏地向一切恶势力猛攻!在他人生的字典中惟独没有的是“怕”字!

“我是个文艺作家,大小总有我的事业……在我所处的那个时代,在我所处的那个环境,以我所有的那个年龄……无论是用笔、用口、用手乃至用枪,我该做的,我能做的,我都做了。所以,我没有什么骄傲,也没有什么遗憾!总得留下点什么给后人——哪怕是一点点值得学习的精神也好。不要使灵魂空虚,不要让生命浪费……”这是一九八八年初夏的一天,躺在病床上的作者再次对我们讲的话——年逾八旬的老作家对编者的郑重嘱托。

十九年来,在社会各界和朋友们、读者们、亲人们的无私帮助下,关注下,使我们克服了重重阻力,经过近七千个日日夜夜的劳作,今天终于把这部“大书”呈示出来,交给人民检验。

感谢我们各自的工作单位,允许我们提前“退岗”,专心致志地编辑、整理、出版这一套《萧军全集》;



感谢中国作家协会；

感谢北京市作家协会；

感谢知识产权出版社；

感谢出版《萧军全集》的华夏出版社；

感谢所有为这套《萧军全集》奔波劳碌，为它的编辑和出版而尽过力的亲朋好友们。

更要感谢的是书的作者——敬爱的萧军同志，没有他的一生努力，怎么可能有今天的硕果辉煌？！

至于编辑中的遗憾与不足，当难逆料，尤其期待着读者、研究者们给予热忱关注。铭感五内，不言谢了。

萧耘 王建中

2007年6月1日于北京



目 录

我的文学生涯简述 (代前言)	1
我的小说	24

第一辑 八月的乡村

八月的乡村·序	31
三月的租界	33
八月的乡村	37
一、流	37
二、这些全是什么人?	45
三、第三枝枪	52
四、夜袭	62
五、疯狂的海涛	77
六、这样一个女人	91
七、毙了他们必要吗?	107
八、为死者祭!	116
九、暂时分开吧	119
十、厚嘴唇说话了	133
十一、一条固执的蛇	145



十二、集场子	149
十三、招展的红旗	152
十四、“就是这样，——准备明天的罢！”	155

第二辑 跋涉

桃色的线	163
烛心	168
孤雏	183
这是常有的事	203
痴人	209
下等人	213

第三辑 羊

羊	225
职业	249
樱花	266
货船	277
初秋的风	289
军中	299

第四辑 江上

螺夫	317
马的故事——在满洲	372
江上	386



同行者	414
-----------	-----

第五辑 选自《十月十五日》

为了爱的缘故	439
--------------	-----

四条腿的人	463
-------------	-----



我的文学生涯简述（代前言）

偶然的会

我走上文学生涯这条路，而且断断续续走了近于五十年，几乎可以说完全是由于偶然的会。即使在正式从事文学生涯这条路上的过程中，有几次我还曾去做过正骨医生武术教师以及其他行业。事实上当时已经决定不想再走这条“大野多钩棘”的路了。今年我已经七十一岁，此后有生的余年是否还会继续走这条路呢？在我的主观上已经是不愿再走下去了，很自愿做一名退役的老兵，自己高兴干些什么就干些什么吧，所谓从其所好，终其天年，于愿已足，这是我的真情实话。前面说过，我是由于种种偶然的会走向了所谓文学生涯这条路的，当然也可以偶然地离开这条路。事实上我已经离开了所谓文艺界有了若干年月了。

我的故乡

我的故乡是辽宁省义县所属西南方沈家台镇下碾盘沟村（距离义县九十里，锦县西北七十里，因此也称锦县人）。这是那一带一个较大的山村。村南面有一片宽阔的河滩流着一条窄窄的河水，它属于小凌河北部一条无名的支流。这是一条季节河流，平时并不宽阔，水量不大，也不深，人们是在徒涉着或在一些临时叠起的石块桥上过来过去的。但当每年雨季来时，它涨流起来，就能够把近乎一里多路宽阔的河滩充满起来，而且也还要波浪滚滚喧腾一时的。

河滩南面，由东方向西方是一带一眼望不到边际的连绵不断的山岭，它属于医巫间山的支脉松岭山脉。高高低低，大大小小很不整齐。



这些山岭基本上并没有什么像样的树木，仅仅生长着一些荆条，枯叶……之类的灌木丛，村人们就割它们来做柴烧。

正朝着我们村子的对面，却突出地耸立起一座特大，特高的山峰。它重重叠叠地耸立起来的样子，竟像由若干小金金字塔集攒而成的大金字塔，既和谐又匀称地稳稳地跌坐在远远近近的众山丛中从山腰的上部有一条宽宽的深沟近乎直线地引向河滩的南岸边。这条沟泻流着一道细细的山泉。只有在这山泉溪流经过的两边生长着一些稀稀的不成材的弯弯扭扭的树木。这山沟正对着我们全村东西方向的中点部位，我们的家门，也就是正对着这座山头 and 这条山沟的正对方。由于我所写的长篇小说《过去的年代》和中篇小说《螺夫》等的背景，基本上就是采取了这一带山村的，因此顺带把这里的山、水、村庄说一说，画下一幅约略的轮廓来。

我的家族

一九〇七年(古历丁未)五月(古历)二十三日，我就出生在下碾盘沟这个山村里。

我家本姓刘，是这村中较大的一族(全村那时据说有约二、三百户人家，我们族人可占五分之一)。祖父刘荣，以弹棉花，租种菜园，冬天用驴子从煤窑上驮煤到村中来贩卖……为生。父亲刘清廉是个细木工人，后来自己开过小木工作坊，小商号，做过镶嵌房屋门窗玻璃的工人，也当过骑兵。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入侵东北后，父亲和叔父们一道，在家乡一带也当过短期抗日义勇军……

我的祖父，祖母共有九个儿女——五个女儿，四个儿子——父亲是儿子中的老大，和姑母们排行是第四名。

母亲姓顾(我从来不知道她的名字)，是距义县城东约十二里路名为董家屯的人。据说，她的祖父外号“顾庆老爷”曾当过清王朝的中级武官(四门提督，城守尉之类)，父亲做过小文官，她出嫁到我家以前，祖父和父亲早已经死了，家也穷了，家宅也卖了，只剩下了一处立有石碑，栽有松树……代表着曾经阔气过的大坟园。我九岁或八岁时曾和祖父路过她家一次，恍惚在记忆中还留有那宅院和坟园的模糊印象。那时候我只余有一个串村庄做货郎的舅父了(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

我出生六个月多一些，母亲因被父亲一次毒打以后，就服毒自杀了！因此我对她什么印象也没有留下！



母亲自杀的情况，是我稍稍长大起来，由别的人口中东一句、西一句和我说的，因此我对于父亲就种下一种“深深”的“仇恨”！幼年时别人问到我：

“你长大干什么？”

“给妈妈报仇！”我就这样直截地回答给问话的人。这话被父亲知道了，他就向别人慨叹地说：

“噯！这不是我的儿子，这是我将来的敌人、冤家啊！”

父亲本质上并不是一个恶人，也不是一个坏人，他很热情，讲义气，心肠柔软，心地善良……只是天生性情刚烈、暴躁，口快心直，不善于控制自己的感情冲动，加上受了社会传统的封建思想毒素很深，“夫权”，“父权”的观念是顽固的，因此才造成了他们夫妻之间的这一悲剧；我们父子之间的不必要的隔膜！

父亲是否喜欢我呢？我不知道，由于他对于我的态度总是矜持的，严峻的，“不假辞色”的；因此我对于他也就采取了冷淡的，疏远的，甚至是憎恶的，尽可能不愿见到他的态度。他对于我每一次的责打是相当残酷的，超乎我那样年龄应该和能够忍受的程度！

我的教育

按照一般教育历程的意义来说，我不独没受过高等教育，连中等教育也受得不完全。在旧制（七年制）高等小学三年级（相当今天的初中一年级）开始不久就被开除了。开除的原因，是由于一位体操教员对我有成见，我在一次操练球杆过程中犯了错误，他就斥骂我，并勒令我退出操练队伍，到队外去罚站。这伤害到我的自尊，就把球杆扔到了地上表示抗议，同时也还骂了他：

“我决不再上你这体操课！你个夜猫子！”

这教员姓叶，他在头顶上留了一丛尖尖的头发，平时很酸气，常常随便斥骂学生，因此背地学生们就给他起个诨名“叶（夜）猫子”。

由于我当着众人这抗议的行动和辱骂了他的言词，他马上课也不教了，就找校长去辞职。校长要我向他认错，赔礼……我不肯，他也不接受，结果以“侮辱师长”这一罪名就被开除了，我也毫无留恋和遗憾地离开了这所学校！这也就是我正规教育学程永远终结的一天。

当我在乡村家中还不足六岁年龄的时期，父亲忽然决定送我到本村，本族中设立的一所私塾里读书了。那时他在沈家台镇上和几位工



人组织了一家木器作坊，还开设了一座代卖嫁妆的店铺，家中的生活勉强可以维持了。他这人很是自命不凡，也很有一些雄心大志的。大概他也想要自己唯一的儿子将来也能有所作为，“出息”一番，于是就决定我早一点去读书。

在私塾里我是最小的一个学生，被安置在老师的身边，这是很不自由的地方，眼见一些大学生，当老师打盹入睡时，或出去散步……全能够做各种花头和游戏，而我却不能……这是颇为不舒服的，只有眼巴巴望着窗上的日影，一时一刻地在盼望着放学回家的时间到来。不管是写字还是读那些毫无趣味的《百家姓》《三字经》……对于我来说全是一种刑罚。

在“私塾”好不容易混过了一个冬天和春天，我不能再忍耐了。起始和祖母、祖父，姑母们商量，我不想再上学了。他们虽然觉得我的年龄还小，上学过早，但上学是好事，又是我父亲决定的，他们怎能做主呢？只能让我自己去和父亲“商量”。我硬着胆子跑到了镇上——沈家台镇距下碾盘沟村只有五里路，走过一道山操就到了——见到了父亲，提出我不再上学的意见。

“你想干什么呢？”父亲问我。我想了一下回答说：

“放猪，放羊，放驴……全愿意。”

父亲什么话也再没多说，一只手捉住了我的一条细小的手臂，一只手顺便捡了一根很粗大的木棍子——这是在木作坊里，随处全有的木棍之类——开始抽打起我来了。亏得工匠师傅们赶过来拉扯开，结果我的左臂被弄得脱了关节。——从此到姑母家里去治伤……

在姑母家中以养“伤”为名，混过了一个夏天总算没上学。也许经过了家人们的抗议，父亲就改变了主意不要我入私塾了。沈家台镇上在一带山坡上一座关帝庙中设有一处小学校，父亲决定我进入这小学校。一天，由四叔父领着我去上小学校，见了老师。这虽然是小学校，和私塾一样，也要拜“孔圣人”的。我经过了老师一番教导和演习，在大殿堂里红脸长须关老爷泥像前面孔圣人的牌位前行过了三拜九叩的大礼，就算入学了。

在起始我觉得这小学校确是比私塾活泼有趣得多。上一堂课，还可以自由玩一阵。……老师也不那样呆板，怕人……但不久我又感到厌烦了，原因是我在这里年龄还是最小，一些孩子也全陌生，就很怀念我所出生的那村庄的一山一水和小伙伴们。我就结合了两个小伙伴，开始逃学到河里去追鱼拿鱼了。



离开了故乡！

十岁以前我完全是生活在下碾盘沟和沈家台这两处地方的，——这就是我唯一的故乡。也偶尔到十里、四十里路外的乡村去过，那是为了去探视亲眷——姑母们和姐姐……

十岁以后，我竟一下子去到离开我的故乡一千多里路的地方，到了吉林省的长春城。我前面所说的那所开除我的学校，就是长春城商埠地所在的“吉长道立国民高等商埠小学校”。这所学校在长春城算是第一流的学校，校址靠近公园，工字形的校舍是新建的，有红漆地板，进门还要换鞋，有校园，有足球场，有种植一些农用标本植物的校园。校舍四外有大花池、花坛……正规的大礼堂。还有同一大门另居一半的女生部。教师们全是正规师范学校前五名优秀的毕业生，年龄全不超过二十四五岁……

我竟在这样一所学校里被开除了，使家人和亲朋们全感到很失望。特别是父亲，他决定不再让我继续读书了，我也就毫无遗憾地不想再继续读书了。

我家乡那地方，地属山区，民风是很闭塞、剽悍的。一般并不崇尚读书。当军官或“红胡子”（土匪别称）是一般怀有野心的青年所向往的理想。村子里虽然也有几个所谓有功名的举人、进士、贡生之类，这全是属于有财、有势的人家产物。一般人家决没有条件培养这类人。一般人们的理想和逻辑是这样：读几天书，能写写姓名就行了，多读书没有用。读书做不了官，做官抓不到钱……是不上算的。一些半瓶醋的读书人，在家坐食山空是被人们所瞧不起的。种地，去城里学买卖，学手艺……这是一般安分守己的人家，对于自己子弟的期望和理想。另外一些具有野心或剥削思想的人家就希望自己子弟闯一闯、不加约束……他们主张是“读书有什么用，人家张大帅一个斗大字还不识呢，还不是做了大元帅，你读了一阵子书，还不是给大帅支使吗？”

事实也确是如此，张作相是当时东北人眼中的“英雄”！张作相由于他出生我们家乡附近也是那一带人们眼中的“英雄”！这些“英雄”们就全是“绿林大学”（土匪）出身，读书能够当“英雄”么？

坦率地说，我幼年时也是崇拜这些“英雄”的，因此家里不让我再读书了，不独毫无遗憾，相反的却是正中下怀，本来自幼我就是不愿读书的，好！如今好了，让我去闯一闯罢！“读书无用论”的毒素在幼年



时对于我是中得很深，也很强烈的。

家里破了产

父亲在沈家台开设的木器作坊和商号破了产，为了逃债才跑到了长春城。他也是个有雄心和野心要发财致富的人，并不甘心做一个安分守己的细木工人。由于那时期一般商号全可以自己出票券，利用这票券可以使资金周转方便。他看到那镇上一些商号全这样干，自己也就如如此干起来。由于他的资金薄弱，票券出多了，就形成了通货膨胀，兑不出现金来，最终就只有破产了。

长春城设有日本租界，地名头道沟，这地点是属于南满铁路的终点站。这时期——约一九一六、一九一七年间——它正在从各方面大规模地进行扩建工程，一幢幢大小楼房不断地建起着，父亲改变了行业，就成为了装嵌门窗玻璃的工人。由于他辛勤地劳动，不久就积存了一点钱，安了一个家。安家他可能首先竟想到了儿子的教育，委托乡人竟把我带到了长春城。不久我插班入了那个“商埠小学校”二年级。

干什么？

被学校开除之后，有的亲朋就劝父亲把我送到什么地方去学一门手艺，或者去学作商人，他回绝着说：

“这不是个成器的孩子！脾气坏，手又黑！（形容打人手狠）连我全管不了他，杀，打全不怕！他学徒，会打死师傅的，学买卖会气死掌柜的！我不想跟着他后面吃人命官司！他乐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各由天命！”

父亲并不算诬枉我，因为他随便怎样用什么武器——木棍、竹板，狠狠毒打我，我既不告饶，也不逃跑，随便他打够，骂够了拉倒，这就更增加了他的怒气和愤恨！因此他骂我是包老爷（包公）的儿子拧种！（据传说包拯的儿子和他一生是闹别扭的，称为拧种）到后来我长大起来，练了武术，有了力气，他再打我，我就不客气地和他对打了，使他的威风扫地了，因此他就感到有些悲哀和失望。在家乡村中还不足十岁一次度新年时，我竟用石头把一个大于我的孩子头上给凿了一个洞！

我在学校时，除开手工，图画，大字以外，其他功课：国文、算术，唱



歌，体操考分总是满百的。特别是国文：讲，背，诵、作而竟被称为全校第一名。唱歌也常常被作为示范领唱者。对于一般老师我也是尊敬的，校规也是遵守的，只是对于学校不合理的要求以及某些势利，偏爱而又装腔作势，蛮不讲理，倚持暴力来对待学生的老师我是喜欢和他们作作对的。那体操教员“叶猫子”就是我所讨厌的其中的一个。

我经受过教育的两位级任老师：崔树屏和李景唐，我至今已经七十一岁了，每当偶尔回忆起少年时期一些往事时，还在深深怀念着他们。他们从来没打过我，也没申斥过我……记得我在四年级结业时一篇题为《名誉说》的作文后面，崔老师用毛笔写的大字批语意见有两三面之多，其中有几句我至今还在记着：

“……气势之雄浑，议论之纵横，字句之凝练尤其余事也。不独冠之于‘国四’，即拟之于‘高三’亦胜一筹矣。鹏程万里，未可限量。孔子曰：‘后生可畏，好自为之。’”

那时所谓“国四”即国民小学第四年级，所谓“高三”就是高等三年——小学的第七年级——于今天的初中一年级。

我只记得崔树屏老师是吉林省农安县人，在长春师范学校以考试第二名毕业，那时只有二十四岁，李景唐老师是长春乡间人，也是师范以考试第四名毕业的。他们可能还生存着，也许早已经谢却了人世！

当然我也不承认我真的竟如父亲那般断定“不成器”！其实我已经成了一名可以独立工作的装嵌玻璃的工人了，完全可以承继他的这一行业。对于那种爬楼上屋的装嵌工作我也很感兴趣，并不头晕或腿软……但是父亲并不鼓励我子承父业，好像默默中他认为我还是应该去开辟自己生活的道路，他的生活道路并非是我应该走的生活道路。

……

开始自己谋生路了

书不能读了，学工，学商“子承父业”……也全行不通了，年龄已经长大到了十八岁算为成人，我应该，而且必须自谋生路去了。

大约在一九二五年间，我终于去吉林城一个骑兵营里当了骑兵。

这所骑兵营的营盘，坐落在吉林城对面松花江南岸一带地势较高的漫沙岗上。它有一座古城门楼式的大营门，四周用土打墙围绕着。门楼顶上竖了一枝旗杆，经常斜斜地悬着一面不大的红地黑星的陆军旗，有时也挂起五色旗（这是当时的国旗）。